

孟子六

皇宋本孟子注疏附校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八上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二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注分上卷爲此卷也此卷凡三十有

政爲首三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喻宣王勸以仁也四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五章言上爲下倣六章言大人不爲非禮非義七章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八章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九章言疾之已甚亂也十章言大人所求合義十一章言視民如子則民懷矣十二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十三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十四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朴十五章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十六章言進賢受賞蔽賢蒙戮十七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十八章言禽獸俱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已也十九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二十章言詩書與春秋二十一章言五卅一體上下通流二十二章言廉惠勇三者二十三章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二十四章言貌好行惡當修飾之惟義爲常二十五章言能修性守

故天道可知二十六章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二十七章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蹈仁行禮不患其患二十八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二十九章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三十章言曾子子思處義非謬者也三十一章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三十二章言小人苟得妻妾猶羞凡此三十二章合前卷二十八章是離婁一篇有六十七章矣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

之人也

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也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

文

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

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大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鄆鎬之地

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

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土地

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王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

言聖人之

疏

孟子曰至其揆一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

度量同也。殊世而合其道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
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者孟子言舜帝其始生於諸馮
之地其後遷居於負夏之地其卒死於鳴條之野是東夷之
人也以其地在東方故曰東夷之人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
郢西夷之人也者孟子又言文王其始生岐山之下其終卒
於畢郢之地是西夷之人也以其地在西故曰西夷之人岐
山本是周邑故曰岐周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
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者
孟子言自舜帝所居終始之地與文王所居終始之地有千
里以外之遠自舜所生之世文王所生之世相後有千二百
歲之久其皆得志行政於中國以致治如合其符節有同而
無異一爲先聖於前一爲後聖在後其所揆度則一而無二
也以其同也揆度也。注生始至東夷之人也。正義曰案
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耕於厓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
壽丘就時於負夏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娶以二女遂舉用
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
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山是爲
零陵今云舜生於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鄭玄云負夏衛
地案地理志云衛地管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都是也其本

顓頊之墟推之則衛地與冀州之地相近是負夏之爲地名也一云負夏鳴條者書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鄭玄云地在南夷云東夷之人者案史記云帝舜爲有虞皇甫謐云舜嬪于虞今河東大陽是也○注岐周畢郢至鄠鎬也○正義曰案本紀云古公亶父去邠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義陽西北其南有周原裴駢案皇甫謐曰邑於周地故始改曰周古公有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後立爲西伯徙都鄠徐廣曰鄠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鄠在上林昆明北有鄠池去鄠有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徐廣云文王九十七崩謚爲文王謚法曰慈惠愛民曰文忠蒙接禮曰文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南越志云郢故楚都在南郡則知畢在郢之地故曰畢郢○注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周禮有六節○正義曰案史記廿二表推之是自舜至文王有千二百歲矣其文煩更不錄周禮六節案周禮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鄭注云以金爲節鑄象也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所以相別爲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或曰函關門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注云符節如今官中諸官詔符也璽節

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也凡此是周禮有六節之別爾子產聽

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子產鄭卿為政聽訟也溱洧水

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

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以為子產有惠

民之心而不知為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涉度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君子為國家平治政

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為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悅之欲自加恩以成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疏子產聽鄭國之政至亦不足矣正義曰此章言之也興濟人於溱洧者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國水名也言子產為政聽訟於鄭國於冬寒之月見人涉溱洧之水乃

不忍遂以所乘之車輿濟渡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至日亦不足矣孟子言子產雖有恩惠及人而以陸地乘輿而濟人於溱洧然而不知行其不忍人之政而濟人矣所謂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其政也言歲中以十一月雨畢乾晴之時乃以政命成其徒杠徒杠者說文云石砮石橋也俗作杠從木所以整其徒步之石十月成津梁則梁爲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輿梁者蓋橋上橫架之板若車輿者故謂之輿梁如此民皆得濟所以未有憂病其涉者也君子之爲但平其政事使無違失行法於人而使尊之其若此則可也又安得人人而濟渡之乎如人人濟之則人望我者無窮而我應者有不足焉故爲國之政者如每以人人而使之悅雖日力之窮亦不足以濟之矣但平其政事使徒杠成於十一月輿梁成於十月則病涉之民無不濟矣子產不知爲政之道在此而徒知以乘輿濟人爲之惠故宜孟子言之於當時以激勸而譏諷之也○注子產鄭卿爲政聽訟溱洧水名○正義曰案左傳云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也又魯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故云鄭卿爲政聽訟也云溱洧水名者蓋鄭國之水名案地理志云溱洧水在河南又說文云水在鄭國南入于洧則知溱洧水名在鄭國也○又於注周十一月即夏十月十月即夏九月已說上篇叔向云十月而

津梁成是其旨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

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

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芥草芥也臣緣

君恩以爲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

服矣

宣王問禮舊臣爲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如則可以爲服

曰諫行言聽膏澤

下於民有故而去則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

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

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爲臣之時謀行言從惠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

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里田業

也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爲之服矣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

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

何服之有

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

疏

孟子告齊至之有○

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諭宣王勸以仁也孟子告齊宣王曰至如寇讎者孟子告諭齊宣王謂君之視其臣如已之手足則臣亦視君如已之腹心君之視其臣如畜之犬馬則臣亦視其君但以國人遇之也君之視其臣如土芥之賤而棄之則臣視其君亦如寇讎惡而絕之也凡此君臣施報相待以爲用矣蓋無爲於其內者腹心也有爲於其外者手足也君臣相須猶一體也此言相待施報均於厚也若以君視臣如犬馬之畜而臣視君如國人而弗親此言不相待施報均於薄也以君視臣如土芥之賤而臣視君如寇讎而惡之此言不相待施報均於賤也然則君臣施報亦隨之而已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宣王問孟子於禮爲舊君有喪服何如斯可爲之服言舊君所去之國君也曰諫行言聽至則爲之服矣孟子答之謂臣之於君君有過謬而諫之

則行事有可爲而言之則聽而膏潤之恩澤施之又下浹於民此得行其道也然不幸遭其事故而去之則國君使人導之以達其情至出國之疆界又先去其所往之邦以稱譽之去三年之久而不反歸然後國君乃收其田業里居此三者是謂三有禮焉如此三有禮則可爲之喪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至何服之有孟子又言今之爲臣於國君君有過謬及其諫也則拒之而弗得行言則違之而弗聽而膏澤又不得以下浹此不得行其道也及其所遭事故而去之君乃不使人導之且搏執其親族而戮之又困極而惡之於其所往之邦即自離去之日遂便收其田業里居此是謂遇其臣如寇讎之惡旣以寇讎遇其臣則臣尙何有喪服爲哉○注舊臣爲舊君服喪服○正義曰如儀禮言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禮記云臣之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是爲舊臣服喪服之謂也○注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正義曰案左傳成十五年華元爲右師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爲左師自止華元於河上後及奔晉得五月日乃反書曰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是也云隨會奔秦者案文公七年先蔑奔秦隨會從之至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晉侯乃使魏壽餘僞以魏

叛者以誘士會士會既濟魏人謀而還杜注云喜得士會也是矣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

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惡傷其類視其

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鵲

疏

孟子至可以徙。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也孟子

謂國君無罪而殺戮其士則爲之大夫者可以奔去無他蓋大夫雖於士爲尊不可命以爲士然亦未離乎士之類也是其惡傷其類耳國君無罪而誅戮其民則爲之士者可以徙而避之無他蓋士於民雖以爲尊不可命以爲民然亦未離乎民之類也是亦惡傷其類耳於士言殺於民言戮者摠而言之皆然也別而言之則戮又輕於殺矣案周禮司稽掌巡市云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知戮不過撻而辱之耳而殺乃至於亡命故也史記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乃嘆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今注云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迹是亦史記之文趙注引之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爲法政必從之是上爲下則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國君率衆仁義是上爲下効者也孟子謂

國君在上能以仁義先率於一國則一國之人莫不從而化之亦以仁義為也。注云上為下効者。正義曰如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也又荀卿所謂表正則影正盤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是其旨也。孟子

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

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讎是也此皆大人之所不為也。疏

正義曰此章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

為中是以大人弗行之也孟子謂有所為禮有所為非禮有所為義有所為非義如非禮非義惟大夫能弗為之也。注陳質娶婦藉交報讎者。正義曰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

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是謂人之

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已也

如中也弃不中

才也弃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如使賢者弃愚不養其所以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

疏

孟子至不

能以寸。正義曰：此章言父兄之賢而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也。孟子言君子以性德而教養，滅其性德者以性之能而教養，滅其性之才能者，故人所以樂得其賢父兄而教養也。如君子有賢父兄之道而不推已之性德以教養人，之不中不推已之才性而教養人，之不才是棄去其不中不才之人也。如此則賢不肖惡能相去以寸哉？是不足以相賢矣。蓋中者性之德也，才性之能也。賢父兄者所以對弟子而言之也。如孟子所謂曾子居武城而謂之為師也，父兄也是其意也。○注中者履中和之氣至養已也。○正義曰：中和之氣者，蓋人受天地之中而生稟陰陽之秀氣，莫非所謂中和也。中庸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賢以德言云：俊才者俊智過千人曰俊，則知才能有過於千人之才能是為俊才也。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一云俊敏也疾也。

有為

人不為苟得乃能有讓千乘之志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為不為非義義乃可由

也。孟子言人之有不為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為其義矣。又所譏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亦是意也。以此推之，則仁也禮也智也。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皆待是而裁成之矣。

後患何

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已乎

疏

正義曰此章言好言人之惡殆非君

子者也孟子謂人有好談人之不善者必有患難及之矣故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如莊子云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論語云不佞不求何用不臧亦與此同意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仲尼彈邪以正

正斯可矣故不欲爲已甚泰過也孟子所以譏踰牆距門者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

凡所爲不爲已甚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同意○注云孟子所以譏踰牆距門者蓋謂如段干木踰垣而避文侯泚柳閉門而拒繆公是爲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

必果惟義所在

果能也大人俠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

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大人之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求合

義也孟子言大人者其於言不以必信所行不以必果惟義之所在可以信則信可以行則行耳如言必信行必果則所謂硜硜然小人哉矣豈大人肯如是邪蓋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終適衛是言不必信也佛盼召子欲往而終不往是

行不必果也。○注子為父隱以其身許友也。○正義曰此案論語禮記云也。孟子曰大人者不

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

失其赤子時心則為貞正大人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人

所謂視民如子則民懷之者也。孟子言世之所謂為之大人

者是其能不失去其嬰兒之時心也。故謂之大人如老子所

謂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意同。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

送死可以當大事。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為大事

正義曰此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也

孟子言人奉養父母於其生日雖昏定晨省冬溫夏清然以

此之孝亦不足以當其大事也。惟父母終能躋踊哭

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斯可以當之也。孟子

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造致也言君子

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已得其原本如自得之則居之

性自有之然也。故曰欲其自得之而已。自得之則居之

學問之法欲深

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

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居之安若已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

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疏

孟子至得之也○正義曰此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

得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至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者此孟子教人學道之法也言君子所以深造至其道奧之妙者是欲其如已之所自有之也已之所自有則居之安居之安者是使權利不能移羣衆不能傾天下不能蕩是也居之安則資質以深則自本自根取之不殫酌之不竭是也資之既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左右逢其原者則理與萬物得性與萬物明取之左則左取之右則右無非自本自根也故云取之左右逢其原如此故君子所以學道欲其自得之也如莊生所謂黃帝遺其元珠使智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不得使契詬索之不得乃使象罔得之蓋元珠譬則道也知有待於思言思之亦不能得其道也離朱有待於明言以明求之亦不能得道也契詬有待於言以言求之亦不能得其道也象罔則無所待矣唯無所待故能得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反說約也

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

是謂廣尋道意還反

疏

正義曰此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於樸說之美者也

言人之學道當先廣博而學之又當詳悉其微言而辯說之其相將又當以還反說其至要者也以其至要之義而說之者如非廣博尋學詳悉辯說之則是非可否未能決斷故未有能反其要也是必將先有以博學詳說然後斯可以反說其約而已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

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

也

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若文王治於岐邑

是也天下不心

疏

孟子曰至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言服何由而王也

五霸服人三王服心其服則一功則不同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至未之有也者

孟子言人君之治天下如以善政而屈服人者未有能屈服其人也以善教而養人者然後故能屈服其天下然以善教養天下天下不以心服而歸往爲之王未之有也以其能如